

中國改造問題

東方文庫第五十種



請
永
新
印
書
館
發
行

中國通問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回(東方文庫)中國改造問題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中國改造的方法·····	一
改造中國的途徑·····	二一
我理想中之中國國憲及省憲·····	四五

- 一、中國制憲之意義 二、理想的中國憲法研究上之觀察點 三、理想的中國憲法之基點

中國改造的方法

楊端六講述

我今天講的是中國改造的方法。這個題目或許太大了，我的研究自然不足以相稱，然而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有趣味，所以想借此做一個引子，把他少許討論一下，或者引起和我同情的人再切實的把他討論。這就是我今天講演的目的。還有一層，不可不預先說明。我這個題目，不僅太大，恐怕也太模糊了。中國改造四個字，究竟是說甚麼樣式的改造？是道德的改造呢？學術的改造呢？政治的改造呢？社會的改造呢？我的意思是總括一切事情在內，不是列舉的。這樣說起來，題目可謂很大，然而從眼光更大的人看了，或許還是太小。爲甚麼緣故呢？因爲我所講

的改造，是限於中國的改造，而且是改造的方法，不是從歷史上觀察而來的。但是題目儘管有再大的，我今日所講的題目，我自己覺得很够了。並且我們是中國人，不僅對於中國的改造負有特別的任務，而且對於中國的事情比外國人應該多懂得一點，所以我對於這個题目的範圍也就十分滿足了。

我上面雖說是統括的改造，而且是講的改造的方法，但是我不能不隨時引證許多的各別事情以達我討論的目的，就中尤以政治社會的事情爲我所最關心的。我的題目雖說是研究改造的方法，然而不得不先說幾句爲甚麼要改造的理由。我看中國今日的衰微，是比較西洋纔覺得的。假使沒有西洋的文明和我們競爭，我以爲再過幾千年，中國的歷史總會循環的演進，沒有甚麼大變動。各位不信，請看中國的歷史，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兩千多年，學術，思想，政治，經濟，以及風俗習慣，有甚麼大不同的地方嗎？這樣遲遲不進化的原因在那裏呢？我近來把中國的古書和西洋的古書對照，覺得其中有一個頂好的比較，那就是中國人太

尊重師說，西洋人不然。我們讀孔孟以後的書，只看見有同時人反對同時人的學說，不看見後輩人反對前輩人的學說。譬如孟子與楊墨，是同時人的反對學說，莊子列子也會反對孔子顏子，然而他們的學說本來不同，所以莊列捧出老子壓倒孔子，正和孟子捧出孔子壓倒楊墨是一樣的。至於孟子反對孔子，莊子反對老子，覺是不曾有的。我們讀近世西洋的書，看他們對於前輩的學說，有時是很尊敬，然而有時是反駁不留餘地。這種研究學術的方法，從希臘時代就是如此。柏拉圖藉蘇格臘底的名義發揮自己的意見。他的直系門生亞里斯多德就大大的攻擊他起來，所以西洋的學說一天一天的有進步。中國人奉承師說，再不敢非難他，究竟孔老的學說就在孟莊時代未必毫無非難的餘地。他們做弟子的，從來不敢說先生一句壞話，所以學術的進步也就不得不停頓了。我此處不是說學生可以打先生，諸君不要誤會了。

希臘哲學傳授的方法，也不能普及西洋文明的全體，譬如宗教就是一個好榜

樣。西洋人迷信宗教的路數，和我們迷信孔子的路數差不多，但是路德一輩大唱宗教改革的議論，所以自從十六世紀以來，那種一致的崇拜纔漸漸的打破了。人既有了思想的自由，所以這四百年來，歐洲學術的進步是無限量的。但是宗教的遺毒在歐洲還是不曾洗刷得乾淨，一直到十九世紀，纔漸漸的把宗教的壓迫緩和起來。然而歐洲一面把宗教問題解決，一面又把政治問題引起來了。宗教戰爭漫漫的變成民族戰爭，結果是一樣的壞。從今以後，民族主義究竟如何解決，倒是一個極有趣味的問題。我今日不能再往下說了，就止於此罷。

再回頭講到我中國是怎樣的情形呢？我們是向來沒有宗教問題的。民族的觀念也不強固。西洋人稱我們爲 People，說不是 Nation；他們自豪以爲都是 Nation，是有組織的民族 (Organized people)；看我們中國不起。究竟有組織的民族主義和沒有組織的民族主義那個好些，我也不敢多說。他們有組織的民族，空不了三五十年，就要打仗。你看西洋歷史，除最小最小的範圍以外，那一個能

够百年平和？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不是一個打一個，就是幾個打一個，或是幾個結做一團和他幾個一團打起來；到了最近的戰爭，一發打得高興了。我們中國覺不然。自從秦漢以來，雖不能說是永久的太平，但是其中常有一二百年的安靜日子。就是兩三百年大鬧一回，也多半是自己吵架，不是和別國對敵，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的歷史不是以民族戰爭點染出來的。這就是沒有民族的組織的好處。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祖宗是沒有遇見過比我們更優秀的民族，使我們民族不能自存；就是滿人入關，明朝遺老如王顧諸人嘗唱排斥的議論，到了後來，也就無聲無臭的消滅了；辛亥革命，非常容易，其實清朝早已沒有抵抗的能力；這兩百多年，不知不覺的同化於我們了。現在西洋的潮流，絕對的不一樣。第一，西洋確是有特種的文明，和我們的不同。第二，西洋的文明有許多地方確實比我們的強些。

——我現在對不起，要說一句不爭氣的話。自大體上說起來，我看西洋的文明比我們強多了。——所以現在我們沒有法子，只好暫且跟隨他們去。他們說，『你們

的國家太沒有組織了。』我們就不得不想法子去組織一遍。他們說，『你們的教育太沒有進步了。』我們就不得不仿照他們去辦學堂。他們現在又說，『你們的社會組織不好了。』我們也不得不說，『我們今後的社會組織不要學他們從前的樣子。』現在我們七說八說，總離不了他們的路數。這不是好笑嗎？——我不是欺哄各位，我今日自己所說的話，也離不了他們的路數。我自己很好笑的。——羅素先生在北京最後的講演，說是我們有我們的文化，不要去統括的採用歐洲文化。這話是不錯的，但是我們要想不統括的採用歐洲文化，除非是我們的舊文化比歐洲有高尙的地方。再不然，就是我們從今以後，能够發見許多文化比歐洲現在的 cultural 強些。我看，第二層我們急切辦不到，——我並不是說永久辦不到——第一層我們很覺得慚愧，除了幾項消極的事情以外，恐怕說不過西洋。

以上所說的都不是我這題目上的本文，我現在要從具體上研究改造的方法了。具體的問題極多，不好從那一項說起，但是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這兩千年來

的積弊是由思想束縛來的，所以我們現在惟一的方法，是從種種方面解除這種束縛，使我們得以盡量發揮自己的本能。因此，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是我們最要緊的生活。從前李劍農先生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憲法上的言論出版自由權，說得非常透澈。到去年，感動了北京大學同志的人，發布了一個爭自由宣言書。這兩次的運動雖然未曾達到廢止各種束縛自由的條例，然而近來確是人人知道自由的要緊，比方今年上海工部局要把印刷條例通過納稅人會議，那時候我們中國人和主張公道的外國人同聲相應，一致起來反對他，所以那個條例因為納稅人會議出席人數不足，不能提出。這次運動可謂一時的成功，以後如果再有同樣的工部局提議，我們不可不竭力去反對他，因為這個自由是我們的生命，是解決我們一切問題的關鍵。

但是我們一面要消極的抵抗自由的障礙，他一面不可不積極的利用自由的特權。譬如我們辛辛苦苦的開闢了一條大路，不去用他，那就和沒有開闢的一樣。

這種大路，現在名義上雖沒有開闢，實際上是已經開闢了。爲甚麼呢？我們思想自由上最大的障礙是歷史上遺傳的束縛，譬如尊孔就是一個。這種束縛到近來可算是大半解除了。至於法律上的束縛，雖說是未曾正式的解除，然而實際上的影響並不甚大。一則中國的法律向來是具文的，二則現在各處分立，中央政府命令不能普及。所以現在只要有人真正的研究學術，提倡政治社會的改革，大概是沒有難問題的。現在我們最苦的是不知道利用自由的特權。

我講中國改造的方法，原來是想從根本上去討論他，但是我現在且把政治的改造方法約略的說一下，再歸到思想的改造。政治的改造有三種：第一，是依武力解決；第二，是依財力解決；第三，是由外力解決。我現在先把一時的改造方法略略的說一下，再詳細的討論永久的改造方法。

武力解決有時候非常有效，並且很快，譬如南北美的戰爭，林肯用四年的高壓手段，解決了黑奴問題，至於今人人稱讚。勞農俄羅斯又是一個好例。假使李寧一

輩不用武力，那些頑固反對黨，如柯爾恰克，台尼金，藍格爾一般人不知道如何擾亂俄國。假使吳佩孚不肯打仗，那安福黨不知道如何跋扈。然而這種武力解決的法子，實是背後還有一件東西，那就是民意。武力不過代表民意一個方式而已。如今假使有許多有志的青年暗地裏投入軍界中，慢慢的把兵權拿在手裏，然後一聲喊，把那些許多腐敗貪婪的長官趕起跑。豈不是一個極痛快的手段？但是這件事我們不敢提倡，因為一則以暴易暴，難免不演出循環無窮的悲慘來；二則所謂有志青年，一到了軍隊裏頭，就會忘記了本來的使命。我們對於這種非常的手段，只可抱一種觀望之心，不可去着實提倡他。

財力解決比武力解決平和些，並且很有效果。早一向密勒評論已有這個議論，（參觀六月二十五日）他說，我們做百姓的現在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捆緊財囊，等他去兵變，兵變到十分，那時候一切問題自然都解決了。這個辦法，並不是一個辦法，不過是無辦法而已。並且每次兵變，吃虧的大半是小百姓，實在是太不公平。財

力解決還有一種形式，就是積極的由財團結合起來，彰明較著的與現在武人爲難。如果政府好的，就竭力去維持他，壞的就竭力的去破壞他。這個辦法實在是一個救急靈驗方，不過現在的財閥一半就是軍閥的隱居地方，一半是膽子太小，不敢有甚麼政治的活動。我們對於他們，只可以慢慢的期望去做些政治生涯，不能期望他們負改造政府的全責任。近來他們已經有一點知覺，對於政治少許有一點活動的氣象，譬如車輛借款，上海造幣廠借款，中法實業銀行兌現，都是很可喜的現象。我們希望他們每日進步就是了。

外力解決，恐怕是我們大家所反對的，但是這個事情不僅是大有研究的價值，實際上恐怕是不能全免的。現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不是那一國可以孤立的。況且我們中國地方很大，人口很多，無論治亂如何，都是和世界極有關係。所以今日我們想孤立，是世界所不許的。我們今日惟一的方法是把國家組織好，免得別人有所藉口。不過這事談何容易，我們要想不藉絲毫外國的幫助，恐怕多費許多心血。

咧。比方日本的陰謀詭計，我們中國人的力量實在是敵不過他，假使沒有別國出來幫助我，那是很危險的。這次哈定總統召集減少軍備及太平洋問題會議，就是我們國家前途一線的光明。然而外國的力量只可以幫助，不能替我們主持一切。真正的改造還是要我們自己發憤咧。

以上所說的，偏於政治一方面，並且政治的改造就是能够實行，也不免一時的成功。根本的問題還是思想改造。改造思想的方法，我以為也有三個：第一，就是學者著書立說；第二，是教育家熱心講授；第三，是新聞記者公平指導。

學者著書立說的效力，恐怕是最大的了。不講別的，那孔子的尊王學說，竟把四分五裂的中國慢慢的收拾起來，變為一統，一直到前清末年，還不敢有人反對他。再看歐洲的思想史，也是一樣。盧梭的民約論惹起了法國大革命。邊沁從法律上，亞丹斯密從經濟學上，鼓吹自由學說，造成了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經濟。康德，費希特的哲學，貴推錫拉的詩歌造成了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馬爾薩斯的人口

論和達爾文的天演論，演成了最近四五十年的歐洲政局。還有一種學說在本國雖然不行，在外國反盛行的，譬如佛教流布於中國日本，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說造成美國的憲法，馬克思的資本論造成了勞農俄羅斯，都是最好的例。這種名人的學說實在是影響大的了不得。我們中國也須得出一兩個大學者把人類社會的思想改造一下，但是這種非常的人物不是容易生出來的，而且他的影響是在幾十年或者幾百年以後，不能救濟我們目前的困苦，所以我對於這種改造方法不能有甚麼主張。

其次就是學校教育問題。這個問題實在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可不特別提倡。教育的第一任務，是開發人的智慧。現在一切問題所以不能解決，就是人的智識不十分充足的緣故。從前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實在是大錯特錯。我們怪孔子的就在『不可』兩個字。若是他說不能或不一定能夠，還有道理。他這『不可』兩個字，弄成了我們歷代帝王的愚民政策，所以我們的知識一天一天的退

化起來。早兩年，孫中山還有一本書，叫做孫文學說，主旨也是如此。我們對於這種學說，是絕對不贊同的。西方的哲人亞里斯多德說得最好。他說凡百政治的罪惡都是百姓沒有智識的緣故，所以惟一的救濟法子，是開通民智。不過他跟着了柏拉圖說，要想造成良好的政府，應該先有良好的指導人；那指導人在他的意思就是立法的人。我們現在可以說，那指導人就是學校裏的先生，不是那班國會和省縣會的議員。這句話不僅議員聽了不甘心，就是學校裏的學生聽了恐怕也有點不服。但是事實還是事實，莫可如何的。假使我們不能想出別的教育方法去代替學校，這個責任一定是學校裏的先生應該負擔的。

學校教育是我們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是沒有人反對的。但是學校教育只能用之於青年，不能普及中年以上不在學校的人。要中國着實的改造，必定等他們長成了，在社會上占有地位，纔能够見效。然而當這個過渡時代，一大部分辦事的人還是不曾受過學校教育。還有一層，學校教育雖說是智識的根本，然而總是書